

四

聖

山書第七卷

致治求賢

崇禎六年正月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
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
道不張此皆繇督學司教各官董率乖方培
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
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
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
謹自然臨民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

工文藝按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敦尚行誼以
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
遵行至小學諸書反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
蒙育德敷教儲才近則全不講究興舉其士
子自童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
飽為志竟不知立身脩行忠君愛民之大道
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
朕惟祖宗廟求才用人原不盡拘資格科目
至考試文藝祇遵祖制起敝還醇童子必入

小學遇試先查德行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有
實跡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挨論酌古準
今宜有法則規條頒布遵守又教官為士子
師長化道最親舊制甚重近來以衰庸充數
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須設法興
起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具奏
至四海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
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
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項應先歷推知

并着的議來行

士重德行

崇禎六年正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按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六德曰仁智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此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寢

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脩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拳切如大誥有頒明倫有堂禮賢有館孝廉有舉天理行事有勅學宮有帥碑鄉約有聖訓褒節義之福壽黜失節之危素至處士有行誼如陶安王禕章益陳遇寺時加徵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来士貴名節人重清修即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

道德所發揮即文章亦德行也乃邇來習尚
陵夷風俗靡敝行誼既乖文章亦舛禮義為
耻俱嗤為贅談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擢官
則不勝其衆任事則鮮有其人甚至以紳佩
而祝闈祠以衣冠而降賊冠世道人心敗壞
至此極矣宜聖心穆然有德行之思也竊謂
取士固宜先德行而尤責在豫養方今士習
久錮驟挽為難則惟有豫養一法耳董仲舒
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
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總其
要曰具訓於蒙士蓋豫養於蒙則教易入而
德易成以之脩身自可以果行有德以之入
仕自可免三風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
若自然者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
序國有學順序漸進無非先勗以六德六行
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
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學習者皆咕嗶

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溫飽之圖一旦
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無怪其四維
不張而百事決裂也合無勅下臣部劄行各
省直學臣刊為條教頒下府縣塾師俱籍名
於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育魁豪俾之入孝
出悌幾幾小子有造者塾師榮以衣巾其子
弟敗類而不戒戢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
規矩準繩表率子衿裨之飭窮勵行斌斌成
人有德者教官註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

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敗
倫而失蘭舉者教官與州縣官各有罰至於
提學一官尤為宣上率下機要必於文字外
加意作興其諸生行誼著聞文雖平加以優
苛素行薄劣文雖工黜革示懲實能奉行勅
書者直覆紀錄如彰瘴不明勸懲無法提學
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篤學
不倦秉誼繇衷砥礪潛修志行邁衆者府縣
官覈實申之督學督學覈實申之撫按撫按

覈實上之朝既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高
等者時加徵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與
與弼等故事果稱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
亦與其罰至於廟堂廣勵有位尤當以德
為先大抵進廉而黜貪抑競而獎恬貴名節
重清議如孔門四科即言語政事文學猶其
後耳如此則父兄子弟所最勵者無非德行
之事耳目見聞所榮羨者無非德行之人士
風庶可德偽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

風習可祛而太平可幾矣

尚德緩刑

崇禎六年正月南刑部主事曹荃疏言竊惟
是非者天下之公心偏用之則徵幸者生端
而報復無已賞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
習視為固然而威勸不靈以今人心懈弛吏
道凌廢之秋而槩以尚德緩刑之說雜陳於
座右臣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於
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竊

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二三執政也
自錢龍錫以輔臣不獄而政府畏罪一味
隨觀安危大事聶嚚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
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
而士師懼禍巧用揣摩即昭然爰書游移莫
能自主矣詞臣者啟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
必達以閔文拘謹置之司敗而主試一席人
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
左應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彈章幾不

保身王忠孝清操自矢囊無尺縑禮數稍踈
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飲藥者懷
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賢無隱也王
績燦吳執御吳彥方以薦揚縲縲而言路吞
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
其糾惡不避也摘發廠衛之許國榮以鉛斤
落職抵觸閹寺之金鉉以銳門褫逐甚而馬
思理高倬諫用中涓雅有風亮以漫不相涉
之草場累月繫鞫而危言賈禍宵小益肆其

鋒距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生石
垂縷而民知耻者罰當其辜也叔季之時深
文峻誅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
雷電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為
名高詭恠之徒因端而飾說可不為深省者
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則內臣之遣尤不
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屬
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矯竊半歸中貴今者
夫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摘罰不踰時而

張彞憲鉅萬職私悉置不問邊臣餌口養交
立就榜掠而王坤同蒙主款反蒙優詔然則
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彈駁之權
而無斧鉞之凜將來鳴張又奚所底止乎海
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率則
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隳臣身在南雖無
言責而臣職維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
伏懇聖明察其狂瞽特昭廣大既沛好生之
仁復開疲邁之路庶執政攸司益詳於明允

即蒙譴諸臣彌勸乎浩蕩矣

有司貪虐

崇禎六年二月諭近來民窮多盜皆由親民之官貪殘所致妄取民財彌縫上司打點京要所以舉劾不當用舍大非貪夫得志小民愈苦若撫按官甘心欺負終亦當^難逃法網近聞近畿州縣未比錢糧先征火耗又於火耗之外巧立查叅公費名色又聞不論罪否槩加罪贖取民物不償價值或因民間小事故

大其罪以便嚇取或聽胥復顛倒是非任意剝詐甚至逞忿貪功酷斃無故種種害民難以悉數即着巡按御史速行體訪不論見任離任據實具奏不許但憑道府黨隱徇護如別有所聞一體究論不曉前項弊端省直俱同都察院即通行傳飭

內閣內臣兩失

崇禎六年二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內臣王坤疏劾乞罷時傳溫體仁欲攫首輔

授指于坤。遂之給事中。傅朝祐疏言：夫公論國之元氣也。故為臺諫者，以天下公論為三。臣讀王坤一疏，為岌岌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祖高皇帝垂訓，有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王言，實萬世治平之鑑。歷漢唐宋，以暨我朝，其間治亂相尋，徃輒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而未嘗令其操彈劾之權。司中朝之議論也，乃一叅再叅，近且

浸淫幾於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曰：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於輕朝廷矣。易有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辨之早也。縱令閣臣有過朝廷，有缺，上有典章，下有清議，今朝廷耳目之司，不乏人。及令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於是乎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滿，朝廷言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來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

當必轉圜而聽而柰何泄泄沓沓坐視其至此極也臣於是乎又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令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為皇上遵祖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唯以聽也失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蓋不意王坤為此言也廷臣僉謂此言者非必王坤也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是必有陰邪險人附之而起而借王坤為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特為閣臣一時惜而深為

國體惜深為天下治亂之大閔惜也夫臣之言迂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幸聽臣言視斥之生死之惟命乃臣之心區區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愛朝廷愛世道并愛中官夫中官權盛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構結者漸中外皇皇無敢為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願皇上遵祖制提公論以上稽往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內遣於以清議論而正

國體消隱禍而課實功其於治平之計豈細故哉

輔臣內臣兩失

崇禎六年二月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竊惟皇上差委內臣不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評吏議也邇來以采叅疏日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六遭外則糾方面督撫又內則糾六曹卿貳今則糾輔臣矣此臣所謂越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

但責之以叅贊廷議也宮中府中陲罰臧否皆無非職掌若使內臣糾核方面以侵撫按之權而撫臣不問內臣糾核御史以侵掌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核六科給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核卿貳執政漫漫乎口含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乎揚園之道猗於畝邛言自卑而高也陵夷之漸日甚一日始而忌藹馬終而迫堂簾遂使內臣得

以操其長短肆其刺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
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紛去
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收也豈入告
出不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
不欲也臣仰見皇上帝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
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輒蒙報可其
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
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帝日月之照顯
核密察各有本末亦至明也就內臣中間有

奉法循職者擅權越局者原自不同輔臣何
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見皇上
雨露之澤體悉群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
建言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
或薄示降罰猶可勉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
獄如馬司理高倬王忠孝孫肇與苛實無不
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
解網爭之以速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
不以之責望輔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

於此必極力擔當乃或可自安如再嘿嘿憤
憤何以仰副明主知遇諄諄諭留之意哉內
臣之得失漸莫敢言南北之水火構鬪已極
固廷臣之患亦非內臣之利也雖然猶可言
也士氣易激亦易靡名詛易爭也勢利亦易
合也自今以前固患其爭自今以後猶慮其
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頌不可言也履霜
堅冰由來者漸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清
明在躬睿照如神何隱不燭豈特蕘言抑臣

心所不安不敢有隱於君父之前且備員執
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即
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

疏入於二月初八日召閣部諸臣於文華殿
侍班首呼王志道志道出班跪帝曰遣用內
臣原非不得已屢有諭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
這一番議論昨王坤疏有旨責他率妄大體
已存了如何又牽扯許多說內臣叅的處了
內臣的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

寺朝廷之上別無政事都是內臣了種種誣捏不可枚舉別的且不說即如王忠孝臭爛米豆人馬都吃不得他所管何事這樣的叅來該處他也說是為內臣處了還說他臨訛時不能具一餐一文他若無弊為何肯收這樣米豆又如為草場處的為軍器處的都說為內臣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廠已幾次從寬僅止降罰盈甲廠這番軍器着實不堪所以重處那安民廠稍堪所以稍輕那掌廠

內臣劉守乾也是一同提問的如何止說是為內臣又如脩整城守軍器正是先事綢繆金鉉奉旨管理連砲眼也都不開可不悞事胡良機巡按宣大二年不為不久撫賞大獎毫不覺察這也是不當處的總是借一個題目但凡叅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這是怎麼說志道奏曰聖明在上豈容內外臣不奉公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皇上自有鑒知止為近日內臣叅劾漸廣諸臣受罪者多外庭

皆以申救責備輔臣臣知無不言不敢不採
外廷責備之言入告及輔臣為王坤所叅舉
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
好察無所不照豈可使中外有紛紜之疑不
以上聞臣聞海村愚自以為輔臣該言的臣
亦該言內臣既可糾廷臣廷臣亦可糾內臣
其為法受罪諸臣風雨霜雷無非皇上之教
生死榮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為諸臣出
脫至臣疏中不能詳慎語多謬悞罪當萬死

時志道說謬悞二字語音不朗帝問輔臣是
說甚麼輔臣廷儒代奏曰謬誤帝曰有這許
多謬來你在朕前便說謬悞書之史冊就不
謬悞了又曰爾為憲從來有何建白既是知
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帝再
詰之志道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實當時
急務此外未敢輕及帝曰爾前疏只說王坤
應管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
了如何有許多說話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槩

都是為內臣難道朝廷事都是內臣做了你
說輔臣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磨
多少關係國家大計一件不說因用內臣外
邊不便作弊恰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有
許多說話分明遣內臣一事先前面諭你都
盡知今故意借箇題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你可
謂奸巧之極多頃帝又曰文武各官朕未嘗
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實心作事只是一味
瞻徇諛飾不得已差內臣查核原出一時權

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麼你們外臣果
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周迥儒溫體
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啓等同出班跪迥儒
奏曰臣等輔理無狀表率無能在內部院各
衙門在外督撫按各官不能盡心脩職以致
封疆多事寇盜煩興皇上萬不得已遺出內
臣查核邊備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鑿諭甚
明外廷皆知今於皇上原無不頌服只是臣
等罪狀多端所以外廷都來責備王志道說

臣等不能申做不能執爭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入告伏望皇上特賜優容外廷愈知感頌聖德帝色稍霽曰朕昨在講筵前日在平臺面諭卿等甚明他這等議正是借好名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他輔臣廷儒奏生殺予奪聽命皇上朝廷處人誰敢挾制適蒙聖諭詰責王志道種種誣捏情罪甚明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臣等弱職臣等原實

有罪義當任受伏新皇上委曲寬宥外廷人心自肯帖然決不敢再有煩囂竇擾聖懷帝曰各人分內職掌不脩假借虛名張大其說占一個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體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御史可使得磨上徐命輔臣承旨歸班帝沉思久之曰疏中誣捏款項還說不盡本該拿問念輔臣屢次申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

崇禎六年二月給事中孫晉疏言竊觀自古
聖帝明王所與共天下者不過此賢士大夫
而已未嘗有厭棄一時而欲借材異代者慨
自中外諸臣弗稱任使我皇上不得已而乃
時為糾處士習未破士氣先靡國事無濟國
體已傷識者致嘆今日有君無臣凡屬衣冠
能無疚心雖然才難自古言之皇上於被罪
諸臣或云降罰示懲或云使過勵後即近日
銓臣發單咨訪何莫非仰副皇上求賢若渴

之意而以觀於今日之人才何如哉始猶註
誤見於庶僚今且幽囚及於九列人徒見其
有可念勤劬而一時蒙譴之故倘未能薄海
共知將毋令勞臣任士聞而解體乎且夫智
者千慮必有一失或因偶涉之謬而遂累其
生平惜才貸錯其謂之何昔高皇帝論用人
之道曰人之才智或有長短因短棄長則天
地之材難矣若惟見其小節未覩大端而輒
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文皇帝嘗顧侍臣

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
人就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為善者怠煌
煌祖訓炳如日星用能闡億萬世久安長治
之基若惟知以督責神鼓舞曾不欲以愛惜
為培養則凡人始終安能逆覩旦夕皆難自
必誰復為國家奏功者夫至大臣無戀主之
思小臣無投閒之念雖非誼所忍言然而禮
忠之訓不可誣也願皇上之慎思之至若言
者為國家之血脈榮衛賴以流通嘗聞之使

言猶恐不盡即皇上於違議諸臣亦率荷優
容乃近王志道以火吏而膺顯黜遂覺一時
顧忌之念重而諫諍之意衰不願為鳴鳳願
為寒蟬此無他以皇上之喜怒為言路之通
塞耳臣竊慮之古人一言出而能令天子改
容大臣避舍雖其上之重言亦言者之有以
見重今則庸庸若此人何怪乎蒙譏之禮臣
至此彈章如蟬鳴蛙鼓而莫之忌耶此臣願
皇上於者繁玄之中更有以作敢言之氣而

併以是為諸臣一正告也抑臣愚猶有進焉
書勉虞帝知人則哲蓋惟其知賢是以任賢
勿貳惟其知邪是以去邪勿疑方存聖明當
務之為急者得毋在茲乎故臣誠不敢謂師
濟盈朝但皇上不得不於其中擇而任之果
使貞邪各見其真自然賞罰互成其是若斯
累：而竟無一可信之人無一可聽之言以
及退而謀之冥鴻在野誰作轉圜之望擯斥
方新且有永棄之虞是必別有以緝上使者

然後可固知聖明在御萬無他慮第宵恐小
向隙頃刻未忘如遂案之李桂芳且以身試
矣此又陰陽剝復之機不可不深慮也

維廉耻振氣節

崇禎六年二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疏言
臣待罪禮曹督學晉省實有磨勵士習之責
顧微臣兢兢守科條耳紀綱風動全藉廟堂
捧誦明綸惓惓首崇德行大哉王言千古作
人之的無逾此者臣思士德行無他須以廉

耻氣節為端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孔子亦曰行己有耻明乎士自待貴知耻也又聞事君有犯無隱宋儒亦曰直言敢諫之士必伏節死義之臣明乎士事君貴直節也盖有廉耻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明主知其然故為之委曲以養其心多方以作其氣誠以廉耻道喪忠諫弗聞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臣竊嘆皇上禮士最優求言若渴天下之士不能仰體聖懷棄廉耻墮直節也故

敢申德音於天下臣觀數年以來士大夫風節掃地矣獨賴皇上主持於上一時所矚放者非媚璫之逆豎即降寇之叛臣故明以廉耻風示天下使洗心濯慮共耀休明不意至今有大可異者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有覲官齊冊之令臣度皇上允內臣之請所重特在清理文移剔釐奸蠹萬萬非欲群臣屈膝內臣也乃此令一出靡然從風內臣既以此示重大臣不能以此力爭遂使上自藩臬下

至守令莫不次第參謁屏息低頭得免呵責
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
子之光先輝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
手臣猶記逆璫方張時乾兒義子為之尚出
不告朋友入不告妻子昏夜拜伏自以為羞
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入覲諸臣雖有賢
者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足率天下於無耻
耶夫此諸臣計事既畢留部有耳目之寄還
職者有民社之司柰何令屈辱至此誠思國

家有覲興二百餘年來曾有此風俗乎此臣
所為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為職者也古昔
宰相上殿則諫官隨之其敢諫能言者有琴
瑟鐘鼓以和其心有黃金廐馬以旌其寵惟
不言則有墨刑言而被罰此衰世事非與朝
所宜有也近見科臣李世祺以論輔臣温體
仁吳宗達苛皇上既降罰之矣復罪及考選
之銓臣吳鳴虞夫世祺所言當與否天下自
有公論即鳴虞律身汶汶降調亦不足惜所

可惜者非祖宗選用諫官初意耳語曰養鳳
欲鳴養鷹欲擊若鳴而箝其舌擊而絀其羽
養鳳與鷹何益竊謂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
此且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官者皇上
之耳目也大臣有過言官不得言言之則斥
為比邪皇上試問言官以從諛大臣者為邪
手糾正大臣者為邪手言官與大臣忤則以
為比令言官與大官金文詰詭隨漫無可否
其為內外禍不更烈乎臣伏觀皇上虞衷無

我好賢納諫此必非皇上意即偶出皇上意
為大臣者亦當以崔群李絳文彥博為法委
曲申救廣皇上諫諍之益不當降此重罰以
箝天下之口也此令一出臣恐人人以是為
戒今知推考選枉即銓臣必將徧用諸臣曰
汝必不叅大臣然後授之臺諫是養鳳而不
欲其鳴養鷹而不欲其擊臺諫相與括囊免
咎為大臣者終其身無敢議其後此大臣所
甚利忠臣所深憂試考之祖宗設立言官初

意二百餘年來曾有此事體乎此又臣所為
太息也夫皇上所最重者庶耻而天下誤以
跪拜中官為朝廷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
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之厭聞若
此者非皇上自為挽回其波不止伏乞聖天
子渙發大號布聖懷於天下勅諭總理內臣
以後當以清覈錢糧為事不必屈辱外臣以
明一己之重更勅銓部諸臣以後考選臺諫
仍當取其不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先昭言路

不得以容嘿充數玷請班而誤國家如是廉
耻立正氣伸下可維天下之士習上可廣聖
主之聰明雖中外諸臣聞而怒臣恨臣臣不
惜也臣一片拙忠不敢以內外易念實見庶
耻氣節二者為士砥德立行第一義敬循職
掌陳其區區以推廣皇上作人之意伏乞皇
上垂聽

疏安遠人

崇禎六年以朝鮮私買違禁之物東廠秘聞

即命驗其包箱並收回所請火藥禮部尚書
黃汝良上疏曰朝鮮盤踞海外雖為邊海之
荒服實為中國之外藩據會典所載洪武永
樂正統嘉靖年間往往優以賜賚許其陳乞
萬曆年間閔白侵犯朝鮮國家至為遠將調
兵以綏靖之正惟示以懷柔資其屏翰耳春
秋傳曰王者不治四裔歐陽修解曰外裔不
可以中國之治治也班超亦曰治遠裔當蕩
佚簡易祖宗懷柔實取斯義竊謂市易一事

正欲防毖於將來不徒苛索於既往惟當嚴
治導誘之奸宄不必顯示豁刻於功令而明
旨所謂安戢使臣者真深謀遠慮也聞初驗
包箱使臣拊心痛哭曰此後不敢復來也今
推索再三其驚心必甚至欽賞硝磺三千斤
已奉有明旨令工部給與矣今若反汗迫出
彼必借為疑端重懷怨望歸語其主枝節橫
生以二百七十年效順之屬國一朝剪為寇
讐無論挺而走險變故難量即奉貢不來此

時將問之乎不問之乎啟封疆之大釁隳駕
馭之遠猷設有紛紜誰執其咎杞人愚慮歎
歎有在于斯臣等寧受游移朦混之責不敢
不剖心瀆陳也

請行謚典

崇禎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文武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
加諮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謚未經題請及題
請未蒙賜予者不論遠近許撫按及科道從

公舉奏酌覆補給乃自天啓元年題請應謚
兵部尚書伍文定等八十三人以後未及舉
行至崇禎元年本部因謚典愆期題請得旨
將歷年卹過大臣并先年靖難忠諫及幽人
韞璞者亦得列名冊內發單咨訪於時特賜
謚者僅鄒元標等十四人除已奉明旨准謚
者不發單外其餘雖發單咨訪而各衙門回
覆杳然大典久稽正緣坐此耳合無勅下臣
部將科臣條議諸款并先後議謚諸臣科成

書冊行文南北九鄉詹翰科道守官從公註
明何人應謚其品行勲猷建白節槩文學若
何亦務協公虛詳慎四字限以時日刻期報
部本部畧倣銓部保舉之例將原單存案俟
覆題請日并抄呈御覽庶人情無敢濫徇大
典不致稽緩渙號一朝華袞千載佐爵賞威
令之所不及者其在是乎

農臣不獄

崇禎六年以戶部尚書畢自嚴查覈考選錢

糧蒙混草職下刑部勘問三月初六日御史
李石謹上疏曰臣見戶部尚書畢自嚴因鄭
友玄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輦轂
之下終不驚駭既而自嚴囚服匍匐往詰狂
狴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擬報中觀其
回話一疏于友玄之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
當日浮寄緣故竟未明白剖陳皇上責以欺
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戚也但思皇
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于祥刑慎獄尤

注宸衷今自嚴於心鄉之內省膺官御非小
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
聞曩時兵變倉皇籌畫儲藉毫無缺誤必非
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職事官
三品以上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貴議勤均
似可以比附者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友鉉熱
中考選輸銀俸進罪首也自嚴始緣護惜繼
成支飾罪次也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
人先論園土輕重似失輪矣且自嚴年既衰

暮病復纏綿憂鬱煎熬必致委頓如蓋先朝
露即異日者終徼皇上解網之恩歛前轍以
自新其路奚從乎臣幼誦漢臣賈誼之言曰
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
子且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加以係縲古者
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聞谷永之
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
哉誼之語蓋為漢相周勃之逮繫而發永之

疏亦緣陳湯有定四城之功而以言事下獄也卒之而主轉圜以聽矧皇上堯舜比隆吁咈無間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槩置不問第祈皇上稍示寬容豁其囹圄俾束身私寓俟友玄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於三尺之法大臣之體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繫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庶類不堪况乃摧擊頻如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今來九列

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瀆讀蒙褫今復摘至再三其勢必將抱蔓我皇上量同天地恩猶父母震疊之所施原屬生全妙用但宥過矜愚嘉與更始實群工所共祈而匪一二人之私念也又臣於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舊識上年以帶解新餉誤叅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嘿嘿處此也疏上不允給事中吳甘來復上疏略曰自嚴之罪上責其蒙鉤然其罪豈獨在蒙鉤哉

黜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上不能全其息罪二也望八之年匍匐入獄萬一庾死獄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疏上帝悔悟隨令寓所候議
廷評類題

崇禎六年四月大理寺疏言查得臣寺職掌且在衙門事宜一書內稱允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因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內載大理

寺審允者死罪候類題命下之日出評允勘合未允者出駁回勘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決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決秋決獨立詳分別二次各候足五起此不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固不敢傳會典制也恭繹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久待因反覆參詳立決人犯除卑幼悖逆外繫強盜者十之九所謂禦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盜案與外不同

州縣盜發事主先有緝狀有失單及重擒獲
贖對月日贓狀一審了然京師多憑番捕之
手獲盜未必皆真真盜未必皆獲即其有贓有
証而失主或非正真贓物概無原單失出則
有出柙之虞失入遂傷好生之德且州縣訊
鞠強盜贓真正確然猶府道司院層累批駁
稍餘生路復入恤刑矜疑之牘比其開詳到
寺次第奏讞不知幾閱年歲京師則自城捕
獲賊送部城招過寺候題其間情罪未協者

惟有臣寺之一駁耳即候足五起遲不遇以
月計而爰書既上死者不可復生矣臣等愚
鈍恨無片言析獄之明而仰體欽恤之仁俯
思平反之職於此寺重辟何敢率易從事雖
題稿已具尚有拈疑竇再行駁確者則未嘗
不籍候五起之例庶得以躊躇而審也易曰
君子以議獄緩死書曰要田服念五六日至於
旬日不易蔽要因聖人之意豈為凶人停延
久待緩至旬時者哉政懼濫及無辜必再三

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議未奏間接報該刑部題為遵旨認限事奉聖旨這各司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一體祇遵查緝審結但獄得情方無枉縱都着詳鞫確擬稱朕慎恤之意不得藉口勒完任意出人欽此臣等恭誦綸音直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讞原期於得情無枉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立決重矣

廣推閣員

崇禎六年六月九大學士周延儒回籍帝命廣推閣員吏科給事中宋權疏言皇上寤寐良弼應如饑渴枚卜之命當在旦晚然得人難矣金甄則卜之於天庭推則卜之於人特

簡則卜之於聖心而諸臣之報效終無以稱
聖恩之高深則何以故職嘗復而思之舜舉
臯陶湯舉伊尹舉者一人耳而天下晉化惟
其選於衆也闢四門而羅之非執一途而收
之也日者煌煌聖諭謂館員應令歷先推知
蓋欲練幾要先習民社睿慮穆乎宏遠職為
館員俾歷推知者樹之也樹人猶樹木然始
而弱植既而拱把既而合抱又既而拂雲干
霄其收效須數十年之後即速亦數十年而

今日南北內外在籍豈無歷民社者乎夫政
府拔之詞林從來鍾鼎事業竹帛勛名師師
有人然此外不妨博求而間用之祖宗朝歷
有行之者永樂以及嘉靖以前如黃淮則起
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胡儼
起於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
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孚敬以南
京主事而起遷即今日會推閣員未嘗不
別衙門列名蓋翰林明習家國典故而民務

未嘗身親別衙門黜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叅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今簡用閣臣詞林不拘多寡而別衙門亦分揆地之一席勿分方隅勿泥資格廣諮之國人獨斷之宸衷期得一人以光曠典斯拔茅連茹之盛事也此就目前論也向後之館員業從外吏而來則讀書秘書者皆其深練於社稷民人之事今猶相資交濟而後且殊途同歸召伯之巡行即為啓沃方叔之贊襄

即為戡定真千載明良之一時矣

降蜀帶陞

崇禎六年六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朝廷設官置吏佐理分猷內而部屬曹郎外而監司郡守有一官即有一官之職業無容曠也目擊多事之時倚辦群工之用一切員缺豈可久懸乃戶工兩部每少掌印之郎中省直諸方難擇相應之道府蓋以上各缺定須擇人而所謂擇人者必有一缺而有數人方可

施其擇也茲宇內大郡有缺至四五而人尚不能得一二以致資俸本淺者反躐最深者居前品望超卓者不得與尋常者而同擢揆厥所由則以降罰多而考核少也試觀各部司屬非掌印則管差其間不經降罰者有幾降罰者既開復之無日差滿者又考核之多稽主事不得陞員外郎中員外郎中不得陞道府北部無可陞轉勢必借材於南而南部近亦寥寥義難容其揀擇用人之法至此而益窮矣邇來水旱頻仍盜賊竊發有司鮮良循之牧小民喪樂生之心所恃彈壓按撫全賴道府若任缺官廢事或至任用非人究臣等以溺職之罪因此難辭而亦何補於事勢之窮也臣等以為降罰一節原假薄譴用示激勵臣部議有三則屢奉明旨內如多官中原因註誤罪輕時久而又著有勞績倘值兵荒地方急缺道府容臣部於內擇其才品相宜酌請開復量行推用或仍所降俸級於新

任內一體降住蓋地方多事各官正可為維
新補過之圖易於自見其怠玩不効者二罪
並論尤宜從重處分以此定其功過實勸懲
之權衡也至於差滿者速行考核無令養俸
以道遙於局外其罰俸者原有定期更有於
新舊任內總計通算以委曲於法中期於事
無礙無碍而銓叙有裨總之有一人之實用多
一員即備一員之選擇庶幾任使得材事無
肘掣其於皇上責成望治之盛心亦可藉手

以仰裨於萬一矣論旨四方多事道府要職
亟須選擇得人降罰各官原以懲前勵後今
既說確難陞轉着遵前旨從公分別補過自
新的先與開復推用實蹟未著的仍於新任
降罰再程後效不稱從重并議其以欺朦玩
劣被處的不得混請取咎差回速行考核已
奉明旨何故久稽以致缺人廢事各衙門一

體遵行

飭科場

崇禎六年六月諭禮部試錄文既刻士子名
宜用真卷示信即量加刪潤不得盡掩本色
考官仍加意後場有博通經史曉暢時務者
前場稍遜亦許特拔命題須明白正大道理
切時庶得實學通材以資任用不得詭僻瑣
裂有華典制違者部科叅處

請謚遺忠

崇禎六年六月南戶部侍郎呂維祺疏言頃
閱邸報崇禎五年十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國

維題為議謚久稽勵世宜急事奉旨謚典久
稽這條奏事宜着禮部看議未該欽此據科
臣疏稱頃有為遜國諸臣請議者奏旨下部
酌議仰見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等因又
稱冊內既臚遜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
不載豈非盛典有缺等因竊惟謚以尊名節
以一惠故闡幽微顯之公典正勵世磨鈍之
大權如靖難死事諸臣方孝儒之死不草詔
甘頌十族徐輝祖之巷戰不屈被幽自裁景

清之緋衣挾刃精英迭見黃觀之自投羅殺
妻女皆沉以及陳迪鉄鉉練黃諸臣之五噫
悲歌皆立藝由寸磔枕藉瓜藤轉抄皆上不
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即我成祖文皇帝亦曰
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於我太
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
尚在朕當用之事於神宗之稱忠臣從寬典
神宗之遵遺詔許建祠大哉列聖遠謨光昭
千古乃知成湯不以代夏而沉淵之務光武

王不以革命叩之采薇賈今日一字之章袞
攢累朝疊下之溫綸教孝善繼善述莫要於
此顧其昭昭在人耳目或與臣部無涉者臣
不敢贅也惟就科臣所稱卓敬訪冊遺載者
在南言南在戶言戶卓敬故戶部左侍郎也
臣謹選擇遺乘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七
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尋必為名卿惜血
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室香山風雨夜歸迷
失道得一兒牛馮之歸此入門乃黑虎也登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升宗人府
經歷進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卓敬密奏曰北
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南昌以絕
禍本夫前而未動者幾也時而為者勢也勢
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
大驚翌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成
祖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廣
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陳徙封內
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

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
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死從
容嘆曰變起宗規畧無經畫敬死有餘辜神
色凜然經日猶如生藝之族成祖嘗曰國家
養士三十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徒劉瓛傳
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諸
文峭拔磊落著文集五十卷看得本官果敏
性成忠誠天賦肩公卿之骨髮而相表奇微

蹈風雨之迷途而虎為嚮導戶部郎首建朝
儀幕府獨嚴宗牒在邦計則出納必稽審國
事則幾微先見劉忠愍所謂賈生策諸王之
勢晁錯謀劉氏之安斯人與當成祖續續之
秋亦臣子致身之日刀環入口吹堯之聲不
輟戰枝入項非武之義猶伸誓石進生門無
噍類成祖追惜以為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
公祖專祠矣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之意
與三百年人心天理不死其微焉在臣部則
敬為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家則敬為純
臣儘可風頑鈍科臣以純忠自敬良非溢美
伏乞勅下該部着議補入謚冊議定舉行以
光大典

第四子生

崇禎六年六月上傳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朕
第四子生禮妃田氏出後封永王

起用舊輔

崇禎六年七月初一日諭吏部舊輔何如寵

忠誠端亮未竟鴻猷且聞前恙久已平復今
時事多艱亟需元臣匡濟便差官召來同體
仁等夾輔協恭佐理故諭如寵以老疾具疏
辭免不允起行至中途又具疏懇辭刑科給
事中黃紹杰上疏曰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
立如罷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自處
矣自體仁為相未旱游臻盜賊充斥變理固
如是乎秉政既久窺者必熟中外諸臣承奉
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

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
命體仁引咎辭位以無妨賢路

五府軍屯

崇禎六年五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臣疏言
本府所轄十七衛除無地三衛外其有屯及
丁者十四衛內又除守陵三衛實在十一衛
也總地而言則二百六十頃有零總丁查則
五千九百名向來正丁遇事則聽調發無事
則隨京營并各衙門操差未嘗有優游畝

者所有餘丁種此屯地每年額納豆糧二千七百石有零銀三千四百兩有零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狡民而詭軍戶因循日久業無可詢如考本府所轄二百四十餘屯近止清有餘屯矣如謂屯丁何止數萬人今丁不滿六千約每屯僅五十餘丁矣此會同撫按公同有司查勘各有清冊可按今日數萬本府不得而知也間有餘丁未免老弱強半如欲抽疎必至離根且此輩分布吊遠居

止可保鄉曲若使之操戈執盾恐亦不能人為聚糧也

止遣官催徵

崇禎六年七月內侍張彝憲查戶工二部逋欠錢糧一千一百餘萬上命遣科員分催給事中范淑泰上疏言自督稅日嚴而納賦日若有司驚心於殿最群黎畢命於皮毛層層相積轉至逋虧今欲滿一千七百之數嚴飭州縣徐理而善圖之不出十年或可漸足若

分遣科道奔走天下勢必皇惑逃匿更谷難
端豈國之福乎

霍邱鍋異

巡按御史饒京報據潁川道申為憲詳稱霍
邱縣於二月二十九日該縣忽有一鍋飛來
上載木甑二口從東北飛至縣治迴旋再三
遂至於市民陸和家

織染戶稅大害

崇禎六年七月南道御史左佩弦疏言南中

第一等政如近年織染局之僉商蕪湖閩之
戶稅是已蓋織染一局有絲商花紅商金條
商往例上江兩縣歲僉一十九名年來未僉
之先巧者營謀多方躲避迨其僉時所點類
皆中下力不能營求脫免者也於是明以五
六家三四家一番報僉人百話名入官府若
登鬼錄額價尚屬望梅催迫先同寇賊計無
復之勢必稱貸稱貸不足勢必費產費產不
足賣及子女剝肉馱骨罄力若完然料既入

矣應得之官銀同石沉海矣守候經年百不
可得欲得則費且不貲縷指到手不過強半
是以一經僉報輒以身殉縊者溺水者槁髮
逃者引頸刎者比比而是興言至此凡欲為
之分痛哭矣夫山龍火藻正宜合歡忻頌戴
之聲以為祝釐若歛一路之苦而為之臣子
不忍知也臣查供應機房歷來折價平買仰
遵皇上如天之德一視之仁將織染局准照
供應機房之例則採辦依時料物精美上不

悞國下不病民利於商人又利於局矣至蕪
湖戶稅之害尤有不忍言者蕪湖去南都水
路三百里而遙設有工部竹木一稅各項盡
一無容更議至戶稅之故臣不能詳改第聞
神宗廟以府判輪管事在有司尚有撫按稽
察之恐今屬之欽差戶部矣立禁之初止及
行商近聞稅及君貨初起時且云以貨估船
非船估貨此兩句正是我胎何也蕪湖一區
路通九省百費駢泊萬艘挨撥貨一估則多

寡責賤不得不驗則不得不稽留曠日稽久
撞雨過風怒風巨浪而商旅有胥溺之患且
臣聞此關吏書一百名省察二十四員巡攔
六十名鈔庫一百二十家上單書役三百名
夜巡六十名皇上軍國之費祇取三萬而官
吏棍徒所得不貲近督臣洞悉前弊業昭九
江梁頭之議矣臣愚似可無言然有不得不
言者論梁頭矣而又論精細是名雖與九江
同而法獨與九江異則估之一字害之大端

而論貨多言容之根底也乞勅南京九洲科
道從長會議要於國計不失三運之厚額而
於商賈不受多方之重困更祈天語申飭部
臣竣事之時該部嚴加考核仍許臣等不時
採訪但有移跡據實上聞庶幾有所顧忌不
然彼肆行者猶鼠共取雄據江干商價累足
豈聖明之世所有乎

內外用人

崇禎六年八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臣等

伏讀聖諭見皇上於制科之內而寓鄉舉里選之規端蒙養之初以為明經行備之本而尤加意館員科道裨習政務民情二甲以下俱應涉歷考選仰見皇上慎重吏治民生至意臣等自慚庸暗無能補裨萬一謹再四商確切念皇上所申飭者祖宗從來之典則所專注者今日實用之人才必舊制新規兩相參合而無悖方敢入告查得國家掌故自永樂以來每科二甲進士內考選庶吉士教

習讀書歷代沿守自應遵行惟是每科遴選欽定數目倍一加慎重及散留之日酌定精詳以光祖制而又於各官考散之時擇其民務練達學行兼優者量補翰林員數總期實確毋濫則論思之地內外兼資良法美意莫此為脩矣舊例二甲進士選各部主事知州三甲進士大理寺評事大常寺博士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各府推官知縣蓋主事分歷六曹各有兵農法禮之司莫非政務亦矣非

民事也而知州之缺則字內設州原少分省
多者二十餘缺次者十餘缺少者一二每其
間煩簡不同邊腹各異進士舉貢三途並選
是以每選知州多不過三五人而進士則一
二人止耳若令之盡歷外任則各部主事選
授無人必至虛曹廢事而知州缺少候選為
難反成壅滯在部有缺而缺人在州有人而
少缺是選法亦有時而窮也查舊例二甲首
選九名十名選州以後名數逢五逢十者選

州自四十而後不選州其於外缺誠為太少
相應仰體明旨涉歷之意將二甲七十名前
二十五名選授主事後二十五名選授知州
每選照依應選員缺分取如一時州缺出少
則各官願選推官知縣者聽蓋二甲多以不
得考選為限今唯其考選則外補亦所願赴
也至於三甲如博士中書行人舊制止有進
士除授原無別項陞選之途而每年三甲內
選京職者止十之二選知推者十之八是外

原數倍也則三甲仍照舊例職選無容再議
及至考選之日通將二甲主事知州三甲評
博中行推官知縣國子監博士存外特薦教
官一體考選分別等第補翰林員缺次補科
道以及部寺又次者補同知通判則憲章典
制煥茂新規內外均响用之豈清華皆涉厝
之選諸莠勸聖故益吏治民生所賴非淺
鮮矣

課銀納錢

崇禎六年八月戶部疏言切見皇上矜念民
窮屢禁火耗不啻三申五令矣乃職等謂火
耗之害有窮民為尤甚蓋單丁小戶額銀不
過分餘錢數而數目愈少輸納愈難換銀自
虧折之費者銀有成色之費及至櫃多稱兌
分釐毫忽之間添入等盤竟同烏有每每加
倍收之而備零合照羨餘視富民反多此勢
是赤子剝肉醫瘡之阮痛而不肖有司克囊
潤橐必秘藏心故革火耗先恤窮民請自今

額銀不及一四者盡令收錢照依時價上納
惟一兩以上方許收銀銀則分兩易錢則
數目有定雖有墨吏亦不能以一科十以十
科百也其所收之錢即充官吏師生民皂俸
廩工食等項支銷如此則火耗之弊稍除而
窮民亦為之少蘓矣再照納錢一說言者失
旨條陳職部亦經題覆以至今阻格不行則有
司羨餘之病不能割也令行天下州縣刊刻
石碑監衙門一體曉諭遵行該撫按實加體

訪有故違者特糾重處庶有司奉行惟謹窮
民得沾實惠

蘓松稅賦

崇禎六年九月給事中李士淳言竊觀天
下財賦大半取給東南東南輸賦重者無如
蘓松等數郡有京邊有漕白有織造有存留
其他項雜解種種不一自上方供應至九邊
軍需水輸陸挽誰不責之數郡之民民孰非
朝廷急終事一民也然而輸將既久膏血

已竭往時比口豐盈今則閭閻若掃矣往時
素封累累今則富戶先逝矣往時膏腴之土
人爭角市今則齋券求售而人莫之顧矣為
盡屬天時豈前此歲旨豐稔以為盡由人事
豈前此吏皆循良則天人交困之際此極也
夫一歲全收僅足供一歲之賦若無其舊者
必至負其新者故責前歲之帶徵必成今歲
之舊戶凡欠又作來歲之帶徵七三吳連賦
年復一年之無定期官於三吳者之春罰人

復一人之無子日也加以年來水旱災傷無
歲不田無半入課必全徵且去年積逋必
歲之責一歲此亦民所以疾首蹙額庶幾一
逢稔熟以緩頰吏死耳今六月二十五日
颶風三變從來所未聞姑蘇城內水深四五
尺則田苗之飄蕩可知數百年浮屠吹為兩
截則室廬之傾倒可知計此時民已無家寧
止無歲新者一若無出舊者更從何徵此在
撫按必當時以災傷之告皇上皇必有非常

德意以極矣臣獨以為定此徭而集衣鴻
莫若先後帶徵之今昔洪武時戶部奏蘇州
連逋三十餘萬請罪其官高皇帝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
民困可知若罪其官必責之民民無生矣令
免之臣仰見皇上之心即高皇帝之心但當
此三空四盡之日何敢易言蠲免得如江石
逋欠金花事例每年帶徵十分之二如遇凶
荒再為蠲之次年是有帶徵之名而無帶徵
之實朝廷未嘗此金花小民已不啻出之湯
火不然天既厄之人復迫之彼有司借口曰
功令如是耳遑恤其他臣恐挺而走險將不
秦晉燎原之憂今轉死孤離人為皇上深辨
易釋以辦此億萬千年惟正之供臣言及此
誠為天下大勢計不獨一隅計也



